毛詩序說

毛詩序説卷之三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鄭

說曰鄭本西周畿內之邑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嗣爲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遂併號

鄶之地施舊名于新邑是爲新鄭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亦畿內之國也周室東遷鄭爲輔諸侯無王鄭爲先五霸迭興鄭爲首故

鄭風次王

古序曰緇衣美武公也毛公曰父子幷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說曰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繼父職世濟其美故曰善善言以善繼善也禮大夫

祭服爵弁絲衣色纁朝服皮弁布衣色緇故以緇衣比蓋上之取于下也有布縷以為衣裳有力役以為宮室有粟米以為祿食上仁而下樂輸則三者皆民之情也下不樂而上誅求則三者皆民之怨也武公善其職故詩託言衣與館與粲見民力所自竭于上者惟此而情誼不勝慇懃矣故曰好善莫如緇衣

古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毛公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

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詩寓言莊公逆母殺弟之事詳春秋傳蓋莊公殺段之心切于祭仲仲欲早圖而公欲養成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爲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卽祭仲也畏父母諸兄國人云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寛而心甚險千載之下讀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若朱子言詩必暱眦怒罵而後謂之刺少涉情致卽斥爲淫奔矣

杞木高。柔木韌。檀木堅。以比公室強。而段無
能爲也。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處于京。繕
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說曰。毛公申言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
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蕩。比
昵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傳
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
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

爲國人美段意索然矣

古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說曰朱子改爲鄭人愛段而作非也序意與前章同刺莊公無中才之教陷其弟于惡也夫温文恭儉人主之美節也射獵馳騁狎邪之游行也段爲君之母弟夫人之愛子而無師保之訓使與羣小田獵飲酒身親搏獸控鬈馳馬以爲能事此何待鄙之役而知其有

將崩之患矣二詩亟道段材藝武勇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子刪詩存此亦君父兄之於子弟愛之不能勿勞耳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凡詩諷刺不在多言前章言巷與市井羣小狎可知此章言襢裼暴虎粗豪不檢可知二篇皆叔于田此名大者前短章此大篇也亦以段稱大叔故云

古序曰清人刺文公也毛公曰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罪不能伸法而以三軍之重羈勒一罪人苟擁衆作亂則危其國率衆出奔則喪其師公子素所以惡之而作是詩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錄清人之義正同清河上邑名彭消軸不必皆有

是地彭盤通樂也消散也輴旋也皆遊嬉之名詩者聲音之道諧聲以爲比也

古序曰羔裘刺朝也毛公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說曰此詩刺大夫立朝不稱其服朱子改爲美大夫蓋誤以彼其之子爲美辭也凡詩稱彼其者皆刺之王風揚之水衛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侯人此則託古以諷今稱賢人以刺不賢人也言古賢者德稱服彼其之子

不然耳、

古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毛公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望思焉、

說曰按鄭莊公射王幽母身蒙大惡左右用事惟祭仲祝眀高渠彌之徒宜君子相率而去也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念先德而惠顧嗣君也遵大路者以比率君子之道願留而受教也其志本正其語音好濫朱子因改為男女相悅之

辭蓋據論語鄭聲淫以槩鄭風諸詩誤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志本思君子而辭似婦人語豈可泥辭而改爲淫詩乎朱傳未當然適足以明鄭聲之爲淫耳初學誦之焉能無惑故君子立言崇雅聖人發無邪之旨嚴放鄭之戒有以也其志本正而其辭關理亂烏容廢之所以放鄭聲而不刪鄭詩也

古序曰雞鳴刺不說德也毛公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說曰朱子改爲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非也首二章自士曰以下爲夫語婦身勤職業親賓客保室家不以宴安爲樂也末一章爲婦答夫相其夫親賢取友尤不以射弋飲酒爲樂也古之賢夫婦交儆如此今人不然所以爲刺蓋先有賢夫而後有賢婦士身行道而後行于妻子女曰雞鳴不過告以寢興之常

期而士曰昧旦則憂其晚矣士之志尤敏于女也射獵在男子中饋在婦人士能勤業故以中饋戒女士不説色而好德故女損服飾以相夫有卷耳進賢之志不獨中饋之脩耳惟有文王而後有后妃有昧旦之士而後有雞鳴之女序曰刺不悅德刺男子也

古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毛公曰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

人刺之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之詩謂忽辭昏非惡見逐無罪國人無爲刺之非也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以大國之助奪嫡苟忽有助何至于此國人爲忽黨者之見耳未暇論昏當辭與不當辭也豈得遂改爲淫詩乎

古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毛公曰所美非美然

說曰刺忽之所謂君子者非君子也朱子改爲淫女戲其所私非也扶蘇橋松喻君子之

孤危。苟華游龍。喻小人之榮寵也。詩人傷國事之非。而恨世子之不可輔。故爲子都狂童之比。

古序曰。蘀兮。刺忽也。毛公曰。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女之辭。非也。誦其詩。淒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忽衍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寮友。與共濟。所謂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矣。

所以忽終于不振也、

古序曰狡童刺忽也毛公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非也謂忽以世子逐于權臣無大罪不宜國人數刺之余按鄭忽初卽位之事無所考但突以庶子能致外援而得國豈獨祭仲之力亦抑忽有不滿于諸侯與國人者矣故春秋不稱鄭伯書名不成其爲君也與詩刺忽之意

正同朱子疑狡童未可目君聖人未應與之

余按刺忽者多突之黨也忽以嗣君初立嫌未媛而見逐突黨狎之無異童子苟不童而人能攜其有乎箕子麥秀之歌呼紂亦然人主使國人呼爲狡童其爲君可知矣若以聖人不删爲與之詩宜删不删者多矣如唐風椒聊無衣皆簒賊之辭也而錄以志戒豈盡爲與之乎

古序曰褰裳思見正也毛公曰狂童恣行國人

思大國之正已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非也蓋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衞陳蔡助之以入于櫟而終有鄭國忽孤立被弑以死當時爲突黨者不獨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爲突望諸侯之辭也人情嶮巇如此聖人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心爲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爲有國者殷鑒甚明不深惟其旨而驟

斥爲淫奔其可乎其可乎○按鄭風如蘀兮
狡童褰裳諸篇本慷慨傷時然皆似婦人艷
語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此也故曰詩言志
不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鄭詩孰不可爲淫
奔乎朱傳所以偏執成謬也

古序曰丰刺亂也毛公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
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與男子失期悔而作非
也蓋昬禮不明壻親迎而婦不行後悔而望

其復來女之有二志者也故詩人刺之禮坊記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即此類也如謂與男子失期是私奔也豈有私奔其人而盛服以待車馬者乎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與褧同加褧衣于禮衣之上辟道路風塵也詩援此禮以諷失禮者男言容貌女言服飾誨淫之意也葛覃歸寧衣澣濯之衣而已婦人從一而言叔伯者不

貞之辭也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毛公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說曰此託爲淫女自言也東門城東門衆所經行也墠與壇通除地曰墠無防閑之比也茹藘茜也賤之轉也茹藘之言如驢禽行之貞比指淫夫也阪山岡以比阻隔也東門之栗生于道旁人所易探踐之言淺也淺家室易窺也、

古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毛公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說曰、朱子謂詩辭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爲淫女風雨之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風雨雞鳴、猶歲寒松柏之比也、若夫輕佻狎暱者、鄭之聲也、然其志本思君子、焉得以辭害志、風雨雞鳴、亂世慘黷景象、以爲心悅、亦不倫、

古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毛公曰、亂世則學校

不脩焉、

說曰、朱子謂辭意儇薄、施之學校不似、改爲淫奔、非也、若使辭不儇薄、何以爲鄭聲乎、學子青衿、古今皆然、同學少年、往來嗣音、朋徒文要之言也、語意儇薄、鄭詩皆然、皆斥爲淫則舉鄭國君臣師弟朋友、莫非淫人、所行莫非淫事、何以爲國、自男女之外、豈遂無詩、夫子何獨盡取淫人淫事、實其所謂鄭聲淫之一語、隘且刻矣、且淫詩不刪、其所刪又何等

詩乎、
古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毛公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者相謂非也爲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國風凡三揚之水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微弱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晉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鄭昭公微弱不能制突也鄭昭公見奪于突與晉昭侯見奪于沃其

事同故其比同莊公之子四人忽突子儀子亹皆以兄弟相殘而忽以伯兄繼世同父解體竟死于高渠彌之手詩所以譏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朱子儻謂其眞無兄弟也而疑其爲非忽乎哉

古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毛公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說曰朱子改爲人見淫奔之女而作非也恆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當昭厲之際干戈

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爲幸雖有東門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也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匪伊所思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亦爲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皆爲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

古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毛公曰君子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非也果爾媟褻已甚聖人奚取焉即其序宜與溱洧同云刺亂何以云思遇時也蓋鄭國多難兵革不息室家流離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也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也有美一人比君也家語夫子遇程子欲贈之引此詩教子路豈淫辭而聖人以之教人乎春秋傳鄭子大叔賦此享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也豈淫辭而大享賦之趙孟謝之乎必不

然矣。

古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公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者自叙之辭，非也。蓋詩人暴其事以刺之，如鄘之桑中云爾。詳述士女相謔，無羞恥之心，所以爲刺，豈必訶斥而後謂之刺歟。

齊

說曰，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故次齊。蓋魯既升

爲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
而于齊可以觀魯矣聖人蓋微之
古序曰雞鳴思賢妃也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
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說曰朱子即以爲賢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
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周懿王殺而烹
之故齊之變風始此思古刺今也
古序曰還刺荒也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
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

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說曰朱子改爲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古序曰著刺時也毛公曰時不親迎也

說曰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以下可知也壻往婦家奠鴈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之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壻不

親迎但僕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爲新婦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僕之一字寓意苟無序不知其所謂矣

古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淫奔自作非也東方君方也日月比君臣也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爲衰也呼日月詩人失志之辭彼姝者子指淫女

也在我室爲淫夫自言以發其晻昧之私也

屨禮也禮我而求卽也男女各有正禮女求

男賤也稱屨所以賤之

古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毛公曰朝廷興居

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說曰東方比君也未明比君昏也顚倒衣裳

比政令錯亂也不必眞有未明徵召之事比

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耳折柳樊圃比朝

政不如農圃之應節識時也興居號令非晨

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摯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古序曰南山刺襄公也毛公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說曰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之女弟也未嫁而襄公私之既嫁與桓公俱如齊襄公使人殺桓公于車中事見春秋傳此詩齊大夫刺襄公也南山雄狐比居高而行禽猶衞風之雄雉也亟稱魯道者闔外通闠行人共見

也亟稱齊女者明其非齊婦也冠屨以比有別也五兩雙綏以比亂倫也首足同體而冠屨異匹比同父非配偶也屨兩而用五比襄公有婦而亂倫也冠一而綏雙比文姜未嫁而有偶也葛以比其薄也俗云種麻夫妻同則易生以比娶妻也斧析薪有判合之義以比媒妁也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

非其道也、

說曰朱子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指也夫風未有無所指者無所指何以别其爲各國乎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求大功事見春秋傳即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年冬遂遇弑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實跡也何謂未見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笄之時

也突弁指爲君以後國君皮弁服也突而弁比衣冠而禽獸也犬自穴出曰突莠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盧令皆匪人之比也甚矣詩人之惡淫也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毛公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說曰朱子改謂獵者相譽之詩非也齊襄公內荒于禽詩人託田犬爲刺猶雄狐之比人類而行禽也或疑不當以禽獸刺君夫鳥獸

草木詩所取材也非專刺也雖關雎鵲巢羔羊鹿鳴美亦用之所謂譎諫而無罪正以此耳美且仁美其有人之德仁也者人也美好也鬈好曰偲美其有人之貌也有人之德無愧于人之貌無德而有其貌走狗而已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公曰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說曰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其

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耳故敝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笱狗也魴防也魚目不閉曰鰥無妻者不寐亦曰鰥鱮一名鰱首大身小魚之懦者也唯唯從遡之稱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惟薄不脩之比也水族多淫淫義生于水如雲如雨如水淫泆之比也

古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故

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說曰朱子改爲刺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齊子不及襄公而稱齊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會婦人所以爲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會祝丘之類君夫人車翟茀此云簟茀則襄公之車來會文姜者甚明亟言魯道行人諷其無羞惡之心也

古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毛公曰齊人傷魯莊

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
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說曰此詩刺魯莊公較敝笱辭婉所以為母
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毋亂而責子
其語難顯詩所以善於言也每章猗嗟發嘆
歷數莊公之美而所不足者自見人以為齊
侯之子者春秋之義也當世人疑莊公非桓
公子也春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折羣議此
詩云展我甥明其非我子也亦微諷之辭

魏

說曰、魏國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邶鄘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繼齊、故魏次齊、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毛公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說曰、敦厚崇禮者、下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之美行也、魏地陿隘、故其民機巧趨利、而俗

鮮禮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風俗由于上之表率君無寬綽之度則民有纖嗇之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子改為縫裳之女自作固也

古序曰汾沮洳刺儉也毛公曰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說曰勤儉美節也為人君者不曠天工以為勤不奪民財以為儉非勞手足茹蔬菜之謂也人主而親細民之事以為勤儉則并耕而

治數米而炊有如沮洳采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也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即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子改爲刺儉不中禮則是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說曰此詩之意謂國勢褊小而大國侵陵使

其君勿見小勿自利恢弘政教鼓舞其民而用之猶可與立乃硜硜自守屯膏惜費以爲貧寡所當然斗筲之見何足與建大計乎故以桃棘爲比家語孔子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叢生孟子云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二物皆果實之賤者生於園其實幾何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用民望其恢廓難矣詩人所以憂也

○按此以上三詩朱傳皆以首二句爲興然

所刺之事即在其中若以興爲無義則三詩皆未言儉嗇以何爲刺他可類推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公曰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謂登山望父母而自言非也岵山多草木以比生我屺無草木以比鞠我岡領也以比長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眺託言以

寓望鄉之情而已。

古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毛公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說曰，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之日蹙，故詩人託采桑無所以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而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

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說曰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所謂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無功受祿之比嘆君子之不素餐所以刺小人也取禾廛庭縣貆皆小人貪鄙之象絕不似美君子之辭

古序曰碩鼠刺重斂也毛公曰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

害已而去之非也詩人託爲其民之言以刺其君耳非民自作也

唐

古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毛公曰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說曰朱子改爲民間歲晚相與行樂之詩非也夫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

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也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寥寥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卽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賔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禮爲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爲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行樂以廣

其儉而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致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也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爲民間歲晚行樂而以序刺僖公爲無據夫民間行樂茍無關於政不足以爲風變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厲以前之作則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乎晝斥爲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

古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毛公曰不能脩道

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說曰朱子改爲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非也蓋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而昭公齷齪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故爲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實愁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矣以爲解蟋蟀之憂豈不迂哉又謂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自起

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譎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卽刺又豈可乎蓋人有性情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其辭自不得不爾旣不著作者之名又不擿君父之過若爲同儕自語影響比譬何爲不可是故有雄狐碩鼠田盧之喻而非詈有狡童狂且爾汝之呼而非侮況子有宛死何嫌之有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而開世主惡謗之端詩人之志幾乎

窮矣

古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毛公曰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說曰晉昭公分曲沃之地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桓叔彊而潘父弑昭公謀納桓叔不克晉沃交攻再傳沃莊伯至於武公遂併晉事見春秋傳此託爲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朱子改爲叛者自作豈有民叛其主既云不敢告人而又作詩以自明者乎

有國家者使其民從敵爲樂而且爲之隱諱國欲不亡得乎自古亡國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長民者戒也

古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毛公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毛公曰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詩人述其相喜之辭非也本爲不得婚而無可奈何之辭耳當晉沃搆亂民間室家流離詩人託言男女相見無聊之情如此薪之言新也男女之初也夫婦拌合也斧析木求以爲薪媒聯異合以爲耦匪斧不克匪媒不得也親迎以昏三星心星也卽大火也上一下

二其形如心東方蒼龍之宿又三參也參七
星中三上下各二西方白虎之宿參以孟冬
之昏始見于東方是日在天季冬之昏見于
東南是日在隅正月昏見于南方是日在户
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冰泮皆婚姻之期
故舉參爲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
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户七月
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戌位而參始東出
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

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爲比多言阻也楚言愁也皆失意之比

古序曰杕杜刺時也毛公曰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耳

說曰朱子改爲人無兄弟者求助于人之辭非也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比杜棣類好生道旁以比疎屬棣之言悌也其華合聚以比同宗實甘者爲宗以比兄弟相親也酢者爲

杜杜塞也以比兄弟不相能也杕杜孤立以比晉椒聊蕃衍以比沃一盛一衰以比晉將析而入于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族畔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之行道之語乎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毛公曰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古序曰鴇羽刺時也毛公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說曰。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曲沃莊伯又弒之晉立鄂侯莊伯又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鴇鴈之醜其足蹼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栖甲矣勞則思集大鳥集于叢木失所之比也栩言虎也棘言急也桑言喪

也皆以比時政也

古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始併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說曰晉武公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也伐晉侯緡滅之使其大夫賂周釐王王使虢叔錫武公服爲諸侯其大夫因王使來作是詩以美其君而稱子者指王使言也宋子改爲武公自述謂序云美爲獎亂夫序云美非亦風者美之也非刪詩者美之也武公之臣

自美武公耳猶秦風之車鄰四驖云爾聖人刪詩豈必可者乃存之不可者遂去之乎亂臣賊子雖有不可存之以告來許垂求戒之義也若謂此詩奬亂不可以爲教則自二南以下諸變風多矣春秋十二公所書亂跡亦多矣其皆可以爲教者歟存無衣乃其所以爲教也

古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說曰朱子改爲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非也武公兼併晉國內與宗室爲讐賢人君子去之故詩人託孤杜爲刺尊賢親親禮之經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太未有不仁而能義不親其親而能尊賢者也

古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毛公曰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作非也晉獻公好戰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陣亡

詩託死者妻悼亡以刺之故其辭哀而傷矣葛生蘞蔓指死所也尸膏草野失其骸骨故曰亡也域塋域也居室墓壙也陣亡不得殯葬百歲之後冤歸于居于室耳皆哭死飲恨之辭也角枕錦衾斂襲之具也周禮天官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若謂夫婦宴寢之具則委巷之語矣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

說曰朱子改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之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之聽讒者乎猶謂不足信則詩須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耳各章首二語讒言俻張之比也苓木耳比聽也苦辨其味也葑拔其根也

秦

說曰觀于序詩而知聖人之先見也晉亡而秦興矣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非也夫秦

地卽岐豐之地也秦民卽岐豐之民也何得爲夷秦苟夷也陳檜曹諸夏反後夷乎

古序曰車鄰美秦仲也毛公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說曰按秦自非子始封爲附庸非子曾孫秦仲入爲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而誇美之朱子謂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非也

古序曰駟驖美襄公也毛公曰始命有田狩之

享園囿之樂焉

說曰朱子謂此亦前篇之意非也按史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之戰有功及周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遂命襄公為諸侯盡以西京地予之前篇秦仲猶附庸也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則為大國矣故美其園囿田獵序說各有攸當也○誦秦風多猛厲之氣所以虎視諸侯吞併六國而亦竟以暴亡聲音之道可以知德

矣。

古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毛公曰。備其兵車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說曰。朱傳云。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甲車之盛如此。而後及私情。蓋以義興師。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也。按此論甚正。然實非夫

子錄小戎之本意錄小戎非嘉之也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其習尚固然時商鞅白起輩未生而小戎爲之兆矣聖人前知如神序所以爲確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與秦仲雖義不共天而秦人好戰本非待此詩託與婦人朱子遂謂婦人自作皆非也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說曰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爲鑿非

世周道親親尚賢平易而忠厚黜詐力而卑
武功自文武及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
教者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襄公據有其地
始以攻戰為事刑殺為威其民愁苦懾慮思
昔日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從
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掣之苦文武
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
其手足自立國之初然矣毛公所以謂之將
無以固其國也蓋周之興也詩歌茁葭是春

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肅是也周禮廢而强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删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爲鑿空豈不誤乎

古序曰終南戒襄公也毛公曰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說曰朱子改爲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非也按此詩美而寓戒稱其顏色而

諷以其君頌其佩服而教以不忘非徒誇美之而已終南鎬京面山也條言條理也梅言謀也紀作杞堂作常棣也杞之言紀也常之言綱也化理謀謨陳紀立綱皆脩政之比也

古序曰黃鳥哀三良也毛公曰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說曰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用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良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

而刺穆公何也三良之殉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矣平生悔過作誓思以賢才遺子孫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也厥後始皇崩令後宮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壙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遂以族滅聖人刪詩存黃鳥俾春秋不卒穆公蓋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也桑喪也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以諷三

予也使三子知幾則可無及於難臨穴而慄雖百贖不可得已

古序曰晨風刺康公也毛公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辭非也凡詩思念稱君子者輒以爲婦人則是男子盡無思而君子獨婦稱其夫乎亦固矣晨鷐同鸇也摯擊羣鳥其疾如風秦俗好戰士以猛摯爲賢故以爲比臣擇君如鳥擇木木向陽

者茂而非林蕭索鷹鸇在野則鷙而遇林則阻櫟與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其皮斑駁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駮則大木羅列矣棣在山者苞在隰者樹檖則喬林矣皆賢人失所之比

古序曰無衣刺用兵也毛公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說曰朱子改爲秦俗樂于戰鬬其人平居相謂之辭非也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

仇以日從事于干戈語曰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死力難矣所以刺之

古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毛公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秦康公爲太子送舅渭陽而

作非卽位以後之詩非也詩三百編次與尚書二十八篇世代先後井然此詩居黃鳥晨風後其爲康公卽位以後詩甚明也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有母而後有舅念舅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故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太子時作若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爲送舅詩也定知此詩不作于渭陽送別而作于重耳旣卒之後康公卽位重耳卒已七

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於言外渭陽所以千古含悲也苟無序說尋常餞別語耳序所以爲詩之根柢不可易也

古序曰權輿刺康公也毛公曰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說曰諸國自秦已上次第可推自陳以下三

國最小先亡故附及之

古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毛公曰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說曰朱子改爲國人見此人常遊于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若是則民閒自相刺也夫風行自上始國人遊蕩何關君德而以首陳風乎非也

古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毛公曰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

市井爾。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非也男女淫樂必不肯自宣其醜[illegible]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此疾亂之辭甚明也東門國門也枌言紛衆也栩言許多也二章言市都市也三章言鬷人叢集也猶齊風之言魯道行人皆以羞惡諷之也子仲女氏也南方女居也原女姓也穀旦良時也績麻女業也諷其失時廢業也婆娑放浪不檢非女之容也如荍

貽椒。相謔之辭也。荍蕎麥。其子觚棱翹然不相合也。椒子圓滑。其芳易襲。始若荍而終若椒。比淫女始遠。終見從也。猶衛桑中之期送與鄭溱洧之贈謔。皆詳暴其事以諷之。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毛公曰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說曰。朱子改爲隱居自樂無求者之辭。又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序以爲愿無立志而配

以此詩耳。按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此詩殊無小心畏忌之意。何緣强配僖公。詩實似賢者隱居。何不以秉政不任賢之謚配夷公。尤明切乎。夷之去僖甚近也。古人序詩不察源委。而但以謚法强配。欺天下後世。無是理也。朱子說詩。極其淺率。而詆序極其深刻。甚可怪也。蓋陳本小國。僖公愿謹無爲。詩人遷就誘掖。因器勸成耳。如孟子云滕雖褊小。猶可以爲善國云爾。詩人即其所自處以比。故似隱

者之辭。○按魏地陿隘。其民纖嗇。而其君褊急。故詩人望其君以恢弘。陳地廣平。其民游蕩。而其君愿謹。故詩人誘其君以立志。卒之晉强于諸侯。而陳終于不振。故國不厭小。俗不厭儉。君不厭愿。存乎自强耳。詩可以觀矣

古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毛公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說曰。朱子改爲男女會遇之辭。非也。水性流蕩。而池水湛靖。以比賢女幽貞也。麻紵菅。以

比君德昏亂也詩人惡淫女思淑女猶小雅
車舝之思季女也晤相對不寐也歌以善道
諷詠也語言以善道相告語也君德不淑而
致望于內助無俚之至也所以爲刺
古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毛公曰昏姻失時男
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說曰此詩與鄭之丰事類而其刺同楊有葉
冰泮後期也朱子改爲男女期會負約之辭
暮夜郊外林莽相期唯恐人知又自詩以傳

乎非情也

古序曰墓門刺陳佗也毛公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說曰按春秋魯桓公五年陳文公病庶子佗弑太子免而自立國人大亂佗奔蔡蔡人殺之此詩刺佗無良由無賢師傅也自古貴戚驕奢皆由羣小導之鄭段與國人狎而作亂陳佗與不良人處而弑君垂戒遠矣墓門凶僻之地也棘言急也梅言迷也鴞惡鳥也以

比凶人朱子謂序以陳國無事可紀獨陳佗作亂以是詩與之非也夫事孰有大于弑君者乎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大故也采風而無刺奚貴為風故陳風之墓門猶衛之終風與鄭之叔于田云爾序不可易也

古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毛公曰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說曰讒賊者讒言賊害人也各章首二句比

讒言防邛皆地名也凡草秀曰苕堂下曰唐鵲巢苕皆常有之物而遠指防邛猶釆苓之言首陽也廟中路本砌甓爲之草有鷊鳥亦有鷊四者皆疑似侜張之言故以比讒言也朱子改爲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也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思聖人删訂之義宜何從乎

古序曰月出刺好色也毛公曰在位不好德而

說美色焉

說曰詩本刺好色而毛公云在位不好德蓋人主之心所好在此則所輕在彼孟子云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齊民好色亦職惟疾爲人上而無德何以先民下之淫風由于上之倡率也故詩呼月出以警在上月主陰而司昏俾夜作晝以比女色也匪才匪德一佼人耳反覆思念至于勞心輾轉不已所以爲刺朱子

改爲男女相悅相念之辭味索然矣

古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毛公曰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說曰陳大夫夏御叔娶于鄭穆公女夏姬生子徵舒南郎其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徵舒惡之弑靈公此詩託爲國人刺公而朱子因改爲民間相語之辭非也株林夏氏邑短木曰株易曰臀困于株木君臣聚淫所以困也

古序曰澤陂刺時也毛公曰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說曰朱子直以爲男女之辭非也極道其相悅相念所以爲刺耳淫義生于水故以澤爲比蒲荷蕳菡萏皆柔弱浸淫之物也水草相依以比男女相狎憂思至于悲傷涕泗寤寐不忘俗之所由來者漸矣

檜

古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毛公曰國小

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故詩人憂之此又拘毛說之過也古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而已好潔衣服毛公解詩中文字而詩不爲潔衣服作也檜君之過不在潔衣服大夫所爲去亦不以潔衣服特以逍遙不能自强故以衣服爲比耳言服飾之外都無所事云爾猶曹風之蜉蝣也

古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說曰。禮父母喪。必三年。始死疏衰苴絰杖。期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爲衣冠。再期外一月大祥。又閒一月禫而服除。實不計閏二十七月。上下同也。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盟會戰伐。大夫以下可知已。故詩人刺之。素冠即練冠。能練冠則能三年矣。

古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毛公曰。國人疾其君

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說曰朱子改爲政煩賦重民苦而作非也萇楚之言長愁也凡人情累生于有知成于有室苟常如童赤無知無室家則何累之有萇楚始生自立盈尺以上蔓延草上人壯而有室多累似此故以爲比○是詩與唐風十畝之間朱說皆極似所謂讀詩易簡直訣如此所以不及古序者風人之志深厚微婉則得之而淺率直遂則失之矣故夫善說詩者不

以辯也。

古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毛公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說曰朱註以周道爲適周之路謂序未達非也詩言顧瞻者雖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周道方盛之時也王綱振肅無侵陵之患此其衰也小國失恃故曰中心怛兮所以瞻行路而思王道耳風發車偈亂世搶攘之象也

曹

古序曰蜉蝣刺奢也毛公曰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

說曰蜉蝣之言浮游也放浪不檢無法守之比蜉蝣小蟲朝生夕死國小而迫之比也衣裳文采好奢之比也羽翼任小人之比也危亡將至故曰無所依宋子以爲刺昭公無可考改爲刺時人玩細娛而忘遠慮者不知又何所考也

古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毛公曰共公遠君子

而好近小人焉。

說曰朱子謂序以三百赤芾附合春秋左傳晉文公入曹之事遂以爲共公非也按詩序本國史之舊目聖人因而刪定其來遠矣左傳出後人之手敘重耳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乘軒者三百人襲此詩三百赤芾語其實誤也蓋諸侯之大夫不過五以曹之蕞爾舉羣臣不能三百而況大夫乎言三百者極道其濫耳故曰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

之民無子遺若侯人則曹之大夫有三百烏可以辭徵也左傳引此屬文非重耳眞有此言也朱子反疑序說爲附合左傳不倒見乎

古序曰鳲鳩刺不壹也毛公曰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說曰朱子改爲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非也詩因美以見刺 子警在位者之不然猶於風之羔裘小雅楚茨之類民風不醇猶上無身教下無表率也故君心以至誠純

一爲本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而見君子之儀即儀可以徵心物性誠一無如鳥之哺子鳲鳩每生七八子哺之如一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鸜鵒首有幘名戴勝喜食桑葚初夏桑葚熟則鸜鵒子飛氓之篇曰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是也以鳲鳩比見人不如鳥所以爲刺

古序曰下泉思治也毛公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說曰朱子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遂以

爲共公天下大勢非共公之罪非也按詩先後自有定序此詩之爲共公舊矣不卹其民而使民憂思安得無罪事雖不獨曹而詩作自曹卽爲曹風矣豈得以天下大勢諉之泉水寒冽不能生物比國政侵刻也田無五穀惟稂與蕭比閭閻蓬蒿無力供誅求也是以有明王賢伯之思焉○按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故詩人念周京哀四國思明王與賢伯焉是時晉重耳始霸執曹君分

曹地要王饗醴策命爲方伯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所以大亂也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王爲得有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與詩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正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千載知言孟氏一人耳後儒獎霸尊晉烏足與言詩

豳

說曰豳周之始國也風首二南而終豳者豳

爲周道之始、二南周道之成也、守成者原其始、始則終、變、撥亂者反其終、終則復始、文王基始、周公代終、周道之全也、變風而終以周公、剡則思復也、然則周公之詩、何不遂以爲魯、周公未嘗一日居魯也、成王尊周公、而不以爲臣、魯本臣、而因周公以自尊、故聖人存魯頌、不列魯風、魯僭而以風爲頌、王降而以雅爲風、一也、然則豳何不遂以爲雅乎、蓋公劉草創區區、未足比諸侯、而焉可以爲天子、

豳風本其舊也然則鴟鴞以下非豳屬豳又何也皆西人之詩而周公之事也周公老于周而魯無風可繫進不敢附于周南故退而繫之豳也後天下者周公之心不忘先業者周公之志非聖人孰能定之

古序曰七月陳王業也毛公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說曰朱子改爲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作此戒之非也若是則朝廷之獻納宜屬

雅、今與東山鴟鴞。同繫國風之末。則周南之變耳。聖人而遭兄弟之謗、庸非變歟、人情艱則思危、勞則反本、履泰則驕、思先則懼、昔者周先公之始造豳也、勤以力本、儉以制用、豫以趨時、孝以養老、忠以奉君、慈以育衆、陰陽日月、寒暑、必按其節。昆蟲草木。榮枯必審其時、祭祀燕饗、與作勞逸、必謹其禮、敬天勤民、教養休息、數百年而後成文武之業、若此其艱難也、二叔不類。有忝式穀。成王以嗣子大

弗克恭。不寛綽厥心。譸張于小人。而疑忌師保。是時紂子未殄。東方多難。西土人不靜。國家之事。未可知也。故公陳先世憂勤以告王。使克念爾祖。勿忘艱難。亦人情疾痛呼父母之意云爾。○或問七月與篤公劉。風雅殊。何也。蓋七月民事。篤公劉君事也。然則周禮春官籥章。祈年吹豳雅。蜡祭吹豳頌。何也。蓋此詩歌于朝廷。亦可爲雅。歌于祭祀。亦可爲頌。鄭康成謂如采桑之女。感時思歸。風也。春酒

介眉壽雅也、稱觴祝君頌也、朱元晦不然之、而以楚茨諸詩當豳雅焉、

古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毛公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說曰、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爲相、使其兄管叔鮮監紂子武庚治殷、管叔將以殷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王心疑公、公告太公召公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誅之、心猶疑公未

釋也公乃作此詩自東以貽王首章呼鴟鴞
比武庚也取我子比武庚陷管叔于死也二
章未雨綢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勸王早
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已志然序不言公自
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沖國家新
造紂子未殄奄徐外叛故公作此詩悟王不
知公者謂公自明而知公者謂公救王室與
天下也大哉序言非明社稷之計諒聖人之
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子謂以金縢爲文有據

而不知以金縢爲文者毛氏解序之說也序云周公救亂者雖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詩周公東征二年誅管叔武庚而作按書居東非東征也誅管叔者成王非周公也管叔雖誅而武庚尚在是詩作于成王殺管叔之日公尚居東未歸而東征則公歸之後矣朱子誤于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于孔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于解金縢弗辟之謡承訛習謬使聖人蒙千古不白之冤以迄于

今愚于書金縢大誥諸篇辨之詳矣○誦鴟鴞而知周公於是始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罰弗及孥仁也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亦叛則殷周之不兩立天下之定勢也況管叔誅矣武庚獨可免乎故以鴟鴞比之始視紂子為不祥之物歸而遂有東山之師耳

古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毛公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

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說曰。周公避謗居東二年。成王既誅管叔。得公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悔而迎公。公既歸。乃大誥天下。奉成王以東征武庚。遂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者。即此行也。大亂既殄。士卒生還。閭閻安堵。皆公所

以振溺亭也而躋之安全者也故周大夫作是詩亟道其使民忘勞而公之忠勤盡瘁神武不殺皆隱然於言外可謂善頌矣而朱子謂爲公自作以勞歸士如采薇杕杜之類則仁人之言不待公而能矣況可以風而亂爲雅乎

古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說曰朱子改爲征士答前篇周公勞已而作

非也朱子于凡詩義相似者輒以後爲答前斧斨似兵破缺似戰故以破斧爲答東山然使東山之戰至于兵器破缺則殺人多矣豈褒美之辭歟詩言戎器惟車馬弓矢戈矛而斧斨以析薪伐木王室有公劈解盤錯之斧斤也國以爲比司馬法輜輦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樵蘇鑿壘用之故次章缺錡錡釜屬所以爨也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是也三章缺銶銶掐鑿之

屬皆任用之器朱傳謂爲兵器誤矣

古序曰伐柯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說曰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見公而作非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而未果者悔往事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蹰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奚以懟其旣明也奚以喜旣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旣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冕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苟無序將以是詩爲婚禮而作矣

古序曰九罭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說曰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

冕服迎公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九罭九囊大網物莫大於魚魚大則網恢九罭之言九域以比天子羅致大臣也鱒魴皆魚名鱒之言忖魴之言方忖度所以挽回公之方也蓋王悔始之失公而譸人諒公之忠順惟勸王還

其舊服而已矣上公衮冕卽冢宰之服也鴻飛比公去位高蹈也遵渚遵陸比二年居東也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爲東人留公之語也是時公居東已二年信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蓋王雖不諒公而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不知而表公之盛德精忠無絲毫怏怏懟主之情其辭義

懇惻微婉至矣○余誦九罭而知聖人忠愛之無已也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始以王見疑而去負罪引慝人臣自靖之分也苟君能諒臣之無他則懽然相與棄其舊而圖其新豈復有纖芥不釋之憾乎詩人所以深知公而託詠于九罭之魚也爲人臣者師周公可矣

古序曰狼跋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公攝政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

聖也

說曰美聖德而言豺狼者才良之寓言也狼行顧其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狼性怯走善還比公居東西歸也世稱顛連曰狼狽冗亂曰狼籍播棄曰狼戾放散曰狼宕皆患難之比也○誦狼跋而知世路嶮巇自古然矣聖如周公而猶不偶士宜何如自處邪有大美而能讓焉庶其免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故雖老於行日尊以光使憂能傷人周公孔子

何以自全乎詩可以觀其斯之類矣

毛詩序說卷之三終